大學圖書館
9 卷 1 期（民國 94 年 3 月） 頁 143-156

《書目答問》與《四庫全書總目》別史類分類之比較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istorical Classificationof Bie-shi in Shu-mu Da-wen and Si-ku Quan-shu Zong-mu

蔡天怡 **Tien-I Tsai**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班學生
Under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b90103012@ntu.edu.tw

【摘 要】

「別史」是史部類例中較晚出現的，在史部的地位亦相當模糊。雖然可以「上不至於正史，下不至於雜史」概括說明，卻不易清楚界定其範圍。歷來書目設有別史類者，更是屈指可數。《書目答問》與《四庫全書總目》是近代兩部重要的書目，其史部皆有別史一類。本文乃以此二書目爲主，比較其別史類所收圖書分類之異同，希望有助於釐清別史之特性。

【Abstract】

The utilization of Bie-shi (alternative histories) as a class in traditional historical classification began in Sung Dynasty. Bie-shi is usually defined as "a category which is not as formal as Zheng-shi (Official Dynastic Histories), but not as casual as Za-shi (Miscellaneous histories)." Still, the meaning and coverage of Bie-shi is not quite clear and well-established. It was not a common category employed in traditional historical classification schemes either. Shu-mu Da-wen (Answers to Inquiries into Bibliography) and Si-ku Quan-shu Zong-mu (Annotated Catalog of the Si-ku Collection) are two important bibliographies in Qing Dynasty. They both employed Bie-shi as a category to classify related work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historical works that were classified in Bie-shi category of these two bibliographies. The goal is to provide a clearer picture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e-shi.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 鍵 詞：書目答問；四庫全書總目；別史類；史部分類
Keywords：Shu-mu Da-wen (Answers to Inquiries into Bibliography);
Si-ku Quan-shu Zong-mu (Annotated Catalog of the Si-ku Collection);
the Alternative Histories (bie-shi); the Historiography categories

*本文撰寫過程承蒙臺大圖書資訊學系藍文欽老師指導，謹此致謝。

壹、 前言

本文以《書目答問》與《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四庫總目》）爲比較對象，討論其所收別史類圖書之異同。以此二書目爲對象，是因其年代相近，且分類架構相似。以別史類爲主題，是考量其類目的範圍及特殊性。

清代乾隆皇帝下詔辦理四庫全書，除了整理內府藏書，也向各地廣徵圖書，經四庫館臣審訂，將圖書分爲應刻、應鈔、應存、禁燬等方式分別處理。凡應鈔與應存的書，均由館臣分別撰寫提要，這些提要彙集成書，就是《四庫總目》，計收著錄圖書（即應鈔部分）三千四百七十種，存目圖書（即應存部分）六千七百九十三種。《書目答問》是張之洞爲一般學子列舉的書單，其內容廣泛，從古至今，選擇較適合學子閱讀的圖書及版本，一共收錄了二千二百多種。《四庫總目》成書於西元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書目答問》成書於西元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兩者相去九十七年。（註 1）兩書目各有其特色，是中國近代相當重要的兩部書目。前者是官方敕令編纂之書，以內府藏書爲主，網羅天下之書而成；後者則是民間私撰之書目，提供讀者閱讀選擇之依據，各有其代表意義。

《書目答問》與《四庫總目》皆以四部分類爲架構，也有許多相同的類目。就史部類目而言，差異性不大。（註 2）《書目答問》增加古史一類；《四庫全書總目》較前者多史鈔、時令和職官三類。《書目答問》專設金石類，收金石目錄、圖像、文字、義例等圖書，圖書目錄則改入譜錄類。《四庫總目》史部有目錄類，下分圖書及金石兩小類。《書目答問》將譜錄類置於史部，《四庫總目》則置於子部之下。除此之外，兩書目史部的其他類目均相同。所以，就其分類架構與類目而言，此二書目具有相當高的同質性。

《書目答問》的分類普遍受到較多肯定。葉德輝《郋園讀書志》談到張之洞《書目答問》時提及：「此目前後屢經刪補改刻，故世間傳本不同。……雖仍四部之舊，與四庫分類，出入多有異同。大致本之孫星衍《祠堂書目》，參以《隋志》、《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總目》，不背於古，不戾於今，大體最爲詳愼。」（註 3）而鄭鶴聲亦認爲《書目答問》別史類之分類較《四庫總目》公允。（註4）

過去有若干研究，曾針對這兩部書目某一類別收錄圖書之異同做過比較，例如：王國良比對過雜史類，盧孝齊比較過政書類，梁奮平亦針對小學類做過比較。（註 5）本文選擇以別史類來做比較，一方面是張之洞在《書目答問》別史類注提到「別史、雜史頗難分析」，本文欲以比較方式，探究其整理分類別史類圖書的原則和依據；另一方面是因爲別史一類出現較晚，歷代書目提出此類者不多，較易讓人忽略。本文欲比較此二書目所收別史類圖書入類之異同，俾能對別史類之內涵與特性有較清楚的認識。

貳、 別史之定義與源流

要界定「別史」，必須從其定義與源流談起。本文欲從其源流之背景展開，再談其定義，以說明別史之意義。

相較於正史、雜史，「別史」是史部類例中較晚提出的類目，歷代書目有別史類的也不多。自宋代創立別史以來，設有別史一類者大致如下：宋代的《中興館閣書目》、《中興四朝國史・藝文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和元代成書的《宋史・藝文志》，清代的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四庫總目》、《續通志》、張之洞《書目答問》和繆荃孫《藝風堂藏書記》。

別史的起源，一般的文獻資料依《四庫總目》的說法，以爲南宋理宗時，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首創別史類」。（註 6）然而，成書於南宋孝宗時的《中興館閣書目》已有別史一類，但其別史僅爲雜史之意，且此書已佚（趙士煒有輯本）。後來《中興四朝國史・藝文志》的別史類，也是沿襲《中興館閣書目》的成例，但此書亦散佚已久（趙士煒有輯本）。（註 7）所以，就現存的書目中，在史部設有「別史類」的，以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爲最早。

其後，《四庫總目》依《宋史藝文志》立別史，將不可入正史，亦不可入雜史者歸入此類。（註 8）《續通志》以鄭樵《通志》之類目爲基礎，細目則以《四庫總目》爲準，也有別史一類。（註9）

就其定義而言，清初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別史類注指出：「非編年，非紀傳、雜記歷代或一代之事實者，曰別史。」（註 10）《書目答問》以「官撰及原本正史重爲整齊，關繫一朝大政者入別史。」《四庫總目》則以「大宗之有別子」來比喻「別史」。後來，梁啓超在談論中國之舊史時，也提出一套史部分類，他認爲：「別史類：華嶠後漢書，習鑿齒蜀漢春秋、十六國春秋、華陽國志、元祕史等，其實皆正史體也。」（註11）王錦貴提到別史所收史籍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關一朝、歷朝大政之書。張志哲也在《中國史籍概論》中提出：「別史是指官定正史之外，有體例、有組織、有系統的史籍。」而輔大圖書館系師生更以歷代書目整理出「別史類對照表」，將各書目所收之書整理成表格，可供別史類研究參考。（註12）

所以，別史不是一種特定的體例，也沒有特定的範圍，而相當於私撰的正史，其性質介於正史、雜史之間，但沒有被列入正史或雜史，正如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所說：「上不至於正史，下不至於雜史。」這是「別史」最概括性而簡潔扼要的解釋，也是《四庫總目》所依循的分類原則。

參、《書目答問》與《四庫總目》別史類之比較

比較《書目答問》與《四庫總目》別史類之後，發現《書目答問》別史類書籍排序是先通史後斷代史；《四庫總目》中，別史類書籍排序之依據則爲成書年代之先後，本文以《書目答問》之次序爲基準，比對《四庫總目》所收圖書入類之異同，得表如下：

由上表可知，《書目答問》與《四庫總目》共同收錄之別史類書籍

書目答問	四庫總目	備註
	1.逸周書十卷	《書目答問》入「古史」
1.東觀漢記二十四卷	2.東觀漢記二十四卷	
	3.建康實錄二十卷	《書目答問》入「雜史」
2.晉記十八卷	晉記十八卷	《四庫總目》入別史類存目
3.晉略六十卷		《四庫總目》未收
4.西魏書二十四卷		《四庫總目》未收
5.大唐創業起居注三卷		《四庫總目》入「編年類」
6.順宗實錄五卷		《四庫總目》未收
7.東觀奏記三卷		《四庫總目》入「雜史類」
8.隆平集二十卷	4.隆平集二十卷	
	5.古史六十五卷	《書目答問》未收
	6.通志二百卷	《書目答問》入「政書」
9.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	7.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	
	8.路史四十七卷	《書目答問》入「雜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書目答問	四庫總目	備註
10.契丹國志十七卷（補正曰二十七卷）	9.契丹國志二十七卷	
11.大金國志四十卷	10.大金國志四十卷	
	11.古今紀要十九卷	《書目答問》未收
12.明史稿二百八卷		《四庫總目》未收
13.東華錄三十二卷		《四庫總目》未收
	14.春秋別典十五卷	《書目答問》入「雜史」
	15.欽定歷代紀事年表一百卷	《書目答問》未收
	16.欽定續通志五百二十七卷	《書目答問》入「政書」
	17.歷代史表五十三卷	《書目答問》入「正史」
	19.春秋戰國異詞五十四卷、通表二卷、摭遺一卷	《書目答問》未收
	20.尚史一百七卷	《書目答問》未收（註13）
14.宏簡錄二百五十四卷		《四庫總目》未收
15.續後漢書四十七卷	12.蕭氏續後漢書四十七卷	
	13.郝氏續後漢書九十卷	因與前者相似，《書目答問》不錄（註14）
	18.後漢書補逸二十一卷	《書目答問》入「正史」
16.續唐書七十卷		《四庫總目》未收
17.宋史新編二百卷	宋史新編二百卷	《四庫總目》入別史類存目
18.南宋書六十卷	南宋書六十卷	《四庫總目》入別史類存目
19.元史類編四十二卷		《四庫總目》未收

共九部，包括：東觀漢記、隆平集、東都事略、契丹國志、大金國志、（蕭氏）續後漢書（以上六部四庫別史類著錄）、晉記、宋史新編、南宋書（以上三部四庫入別史類存目）。（註15）其餘史書之分類頗有出入，茲討論如下。

若以《書目答問》別史類之書爲基準，將《四庫總目》所收之書與其對照，分析其異同。可得以下結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四庫總目》入「編年類」者有：大唐創業起居注

歷代起居注在《四庫總目》史部皆入「編年類」，因爲起居注依年代先後記錄皇帝的言行，無疑是編年體例。因此，唐代溫大雅的《大唐創業起居注》收於《四庫總目》之「編年類」。

二、《四庫總目》入「雜史類」者有：東觀奏記

《四庫總目》史部雜史類收錄之書，是可提供讀者作爲歷史補充之史籍。唐代裴庭裕的《東觀奏記》性質接近筆記小說，所以四庫將之歸入「雜史類」。

三、《四庫總目》未收者有八：晉略、西魏書、順宗實錄、明史稿、東華錄、宏簡錄、續唐書、元史類編

《四庫總目》收錄之書，重視義理和褒貶意義，強調清楚地記載事情的本末，才得以知褒貶；也以史籍的文字或作者的人格爲收錄的標準。（註16）

清代周濟的《晉略》成書於道光年間，編修《四庫全書》時不及收錄。此書在庚申之亂佚失，同光年間據其家藏本重刊，其後才開始流傳。據包世臣的序以及鮑源深、潘樹辰、曹文煥等人的跋文，可知其評價在晉書之上，是一部刪繁就簡之佳作。鮑源深跋：「晉之始末，釐然秩然，其文約，其旨賅也。自序一篇，原晉所以得天下，與所以致於淪喪之故，洋洋三千餘言，形勢利病，瞭如指掌，尤足以昭勸戒而示將來。」故此書四庫未及著錄，卻爲《書目答問》所收，並非無因。

清代謝啓昆的《西魏書》以西魏爲主，一改魏收《魏書》以東魏爲正統之記載方式，足以與其互補，亦足以資考訂。凌廷堪西魏書跋提出：《西魏書》足以補闕、存統、正名、蒐軼、嚴界和辨誣六項長處，且其「俾後之讀是書者有所考。」胡虔雒「西魏書跋」也提及其取材之優點。是以《書目答問》將之收於別史類。然此書刊於乾隆六十年（1795年），編修《四庫全書》不及收錄。

唐代韓愈的《順宗實錄》歷來受到貶抑，如李慈銘認爲韓愈急於功名，只是懂得寫作的俗儒（註17），《舊唐書》「列傳一百九」也提到：「唐文宗詔曰：『其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柢，蓋起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餘依所奏。』」然《四庫全書》凡例指出「擇其可資考證者」的收錄原則，是以此書未被收錄。

清代王鴻緒的《明史稿》，是以萬斯同的《明史稿》爲基礎編次而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其與《明史》互有短長，詳略不一，爲可幫助讀者了解明代歷史的基本史籍。所以《書目答問》收錄之。然而，嘉慶年間的禮親王昭槤認爲其「力斷而不存疑、以成敗論人、分傳不當，皆不如後來史臣之改正」。（註18）可知其論贊等價值判斷之部分尤有爭議，而《四庫全書》只收《明史》於正史類。

清代蔣良騏的《東華錄》，是一部記載清太祖天命年間至清世宗雍正年間五帝六朝的實錄簡編。此書遲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才印行，是以《四庫全書》不及收錄。

清代陳鱣的《續唐書》主要特色在補充唐末許多典章制度，是一部文省詞約之作。姜安的續唐書跋指出：「後之論史者，按其目而讀其序，則可知其命意之善，而義例之尤精審矣。」是以《書目答問》將此書入別史一類。然而，陳鱣之《續唐書・自序》成於嘉慶十九年（1814年），較《四庫全書》修竣之日晚，因而未被收錄。

明代邵經邦的《宏簡錄》是續《通志》之作，但未能完整地接續二十略；清代邵遠平的《元史類編》則是續《宏簡錄》之作，意在刪繁就簡，而李慈銘認爲此書「精於事例，劣於文字」。（註19）是以《四庫總目》未收《宏簡錄》，也未收續《宏簡錄》之作，只收以制度史爲主的《通志》於政書類。

四、《四庫總目》入別史類存目者有三：晉記、宋史新編、南宋書

清代郭倫之《晉記》是補充正史之作；而明代柯維騏之《宋史新編》與錢士升之《南宋書》皆針對《宋史》刪繁就簡而作，都是記錄一個朝代之紀傳史書。（註20）三者皆爲正史刪改、補充之作，所以將其歸入別史類是很合理的。然而，這三部史籍被《四庫全書》歸入「存目」，卻爲《書目答問》所收，主要在於這幾部史籍兼俱正反兩面之評價，正可見兩部書目之收錄標準不一。

《四庫全書》別史類存目跋云：「今並列目於別史者，或私撰之本，或斥汰不用之書也。」凡例也清楚說明《四庫全書》存目收錄古書依託之作，及無法崇眞黜僞、彰善癉惡、或記事不完全之書。

《四庫總目》之《晉記》提要，認爲郭倫此書因陋就簡，其取材、記事和評論皆有可議之處，例如其諸國載記沒有年月，雜亂無章，多處「取捨失衷，是非瞀亂」。整體而言，只是刪改舊文，缺漏仍多。全書只有「志」的部分稍有可觀，是以將之歸入存目。

明代柯維騏《宋史新編》雖補充了《隆平集》、《東都事略》和《南宋書》不完備之處，卻沿襲了《宋史》許多荒謬之誤，且其義例未勝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宋史》原書。（註 21）《宋史新編》之提要也指出：此書在糾謬補遺方面頗有考訂，卻多處沿襲《宋史》最無理者，認爲「大綱之謬如是，則區區補苴之功，其亦不足道也已。」是以將之歸入存目。

李慈銘《荀學齋日記》光緒己丑（1889）正月十七日，對明代錢士升《南宋書》評論道：「詮綜雜揉，求簡而無義例，所附傳諸人，往往不成文法。」其《越縵堂讀書記》則給予正反兩面的評價：「此書蕪穢踈冗，甚無端緒。敘事往往入鄙俗語，其論多以駢儷行之，亦有卑陋可笑者；而佳者尚可節取。」周中孚認爲此書論事還算公允，但遠不如王稱的東都事略。（註 22）而胡玉縉更指出不少「疏略不詳」之處。《四庫總目》之提要除了指出其取材不佳、完整性不足之缺點，更進一步表示其不足彰善癉惡，沒有示戒之意。（註23）是以此書收於《四庫全書存目》。

若以《四庫總目》別史類之書爲基準，對照《書目答問》收入不同類別之十四部書，再依《書目答問》史部總目之次序整理，可得下列結果：

一、《書目答問》入「正史」者有二：歷代史表、後漢書補逸

根據《四庫總目》史部正史類敘可知，正史類之史書一定是經過「宸斷」之官本，或是註釋正史之書。而清代萬斯同的《歷代史表》和姚之駰的《後漢書補逸》均不合此例，是以無法收於《四庫全書》之「正史」，而入「別史」一類。

《書目答問》對正史的收錄標準較寬鬆，其正史類註云：「事實先以正史爲據」，只要足以作爲依據者可入「正史」一類。且其正史注補、表譜、考證之屬，註云：「此類各書，爲讀正史之資糧。」一如小學類入經部之例。是以此二書收於《書目答問》正史類，合於其正史類書籍之收錄原則，因足以提供讀者讀書之門徑。

二、《書目答問》入「古史」者有一：逸周書

《逸周書》是一般別史體裁最早的一部書，其所載內容及其成書都在周代。《書目答問》古史註云：「古無史例，故周、秦傳記體例與經、子、史相出入，散歸史部，派別過繁，今彙聚一所爲古史。」《書目答問》一改昔日「古史皆編年」之觀念，提出別具新意的古史類（註24），從龐雜散亂的史籍中，匯集《逸周書》等先秦傳記體例之史籍，成「古史」一類。

《四庫總目》無「古史」一類，且《逸周書》保存了很多周代史料，與正史有互補之作用（註25），符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不至於正史，下不至於雜史」的定義，是以《四庫總目》將之歸入「別史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 入《書目答問》「雜史」者有三：建康實錄、春秋別典、路史

唐代許嵩的《建康實錄》，是以編年體例詳細記載六朝事蹟，偏重朝代的興衰。內容涵蓋層面較廣，又不是專記載一代之事，所以《書目答問》依《新唐書藝文志》將之歸入「雜史類」；《四庫總目》則依《宋史藝文志》歸入「別史類」，都有其依據。

明代薛虞畿的《春秋別典》，是抄錄各家所記春秋時代君臣事蹟的作品。如果以《書目答問》「關乎一朝大政者，入別史；私家紀錄多碎事者，入雜史」之原則，則歸入「別史」較合適。根據《春秋別典》自序，薛氏兄弟前後完成此書，二人皆有感於前人資料散亂零碎，匯整成效不彰，從而致力搜羅天下相關記載，釐清春秋時代的歷史。（註26）

《四庫總目》史部別史類敘中，提到宋代羅泌的《路史》和正史有互補作用，所以列入別史。但羅泌在《路史》中將其書與世紀、史考和系譜等雜史類書籍相提並論，是以《書目答問》將之歸入「雜史類」。（註27）

四、 入《書目答問》「政書」者有二：通志、欽定續通志

南宋鄭樵的《通志》和清代官修的《欽定續通志》，均是以通史的方式記載歷代各朝制度的史籍，《書目答問》以其偏重歷代典章制度，有別於正史，遂收之於「政書」一類。

《四庫總目》將與其並稱的《通典》和《文獻通考》收入「政書」，卻將《通志》收於「別史」，主要是因爲《通志》雖記載典章制度，但著重於二十略，其本紀和列傳內容較無參考價值（註28），與一般正史和政書的性質不同。

五、《書目答問》未收者有六：古史、古今紀要、郝氏續後漢書、欽定歷代紀事年表、春秋戰國異詞通表摭遺、尚史張之洞作《書目答問》之目的，在於提供後學讀書之參考，和強調記事之完整性與褒貶意義的《四庫總目》不同。宋代蘇轍的《古史》歷代評價不高，《四庫總目》稱其：「點竄殆不自量」；而胡玉縉也提到：「子由譏司馬遷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故因遷之舊而作古史，乃反若是，不寧不畏後人之譏乎？」所以，指導讀者讀書門徑的《書目答問》不予收錄。

宋代黃震的《古今紀要》雖是一部簡要而通貫古今之書，但此書匯集諸史，記載三皇五帝到宋哲宗元符年間之事，其內容與許多史籍重複，少評論，沒有特殊見解。所以《書目答問》不收此書。

元代郝經傳寫《續後漢書》時，未見蕭常之《續後漢書》，重複性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當高，而其記載冗沓，又有部分佚失，是以《書目答問》只收蕭氏《續後漢書》，不重複收路郝氏《續後漢書》。

清代官修的《歷代紀事年表》雖涵蓋三千七百二十五年之歷史，但頗爲粗略，遠不及同時期萬斯同的《歷代史表》。是以《書目答問》收《歷代史表》於正史類，而不收《歷代紀事年表》。

清代陳厚耀的《春秋戰國異詞通表摭遺》取材豐富，以《春秋三傳》、《國語》、《戰國策》爲主，旁及《史記》、《百家小說》等等，然因資料蕪雜，且採錄寓言和僞書，部分諧談瑣記神仙藝術也無關體要，所以雖可見其用心，但不值得閱讀，所以《書目答問》不收。

另外，《書目答問》收明代邵經邦之《宏簡錄》，而未收清代李鏘之《尚史》，是因前者依循《通志》的體例而記載簡要清楚；後者雖有條不紊，但仿紀事本末之體例又雜以紀傳，內容取捨也不很妥當，余嘉錫的評論提到：「時相牴牾，亦往往點竄，不能隱斧鑿之痕。」（註29）凡此種種或許是《書目答問》未予收錄的原因。

肆、結論

一般說來，別史類和正史類史籍不大重疊，而與雜史類較易混雜。然而，對照張之洞《書目答問》和《四庫總目》別史類收錄之書後，發現兩者間相異的部分，除了歸入雜史類，也有歸入編年、正史、古史、政書各類的。

探究其原因，不外乎書目之編者對類目的界定有差異，抑或對內容、體例的判斷有所不同，可說是編者對分類的主觀見解所造成。

兩書目收錄史籍之差異，除了因編者本身主觀評價的影響，目的上的差異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例如，《四庫全書》入存目之書卻爲《書目答問》所推介，是因《書目答問》不求完整性，只要與其所收之書互補或有閱讀價值者，即收錄之。如《南宋書》雖疏略不詳，但評論公允；《宋史新編》雖有謬誤，但補充隆平集、東都事略和南宋書有重要意義，《書目答問》均予以收錄。對於內容重複之書，《書目答問》選擇評價較高、較有閱讀價值者，如：收《歷代史表》而不收《歷代紀事年表》。

綜觀兩書目之收錄原則，《書目答問》以讀者爲重，收錄編者認爲簡明扼要且有益讀者之書，強調「實用性」與「可讀性」，只收現存之書，不收內容空疏、無用之書。（註30）相形之下，《四庫總目》重視義理和褒貶意義，強調作者人格、史籍文字和記載的完整性。兩者著眼點不同，所收之書自然不同。

就別史的特性而言，在於容易與正史區分，卻難以與雜史區別。鄭鶴聲認爲「別史與正史之辨易，與雜史之別難。」（註31）而張之洞在《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目答問》別史類註亦明確指出：「別史、雜史頗難分析，今以官撰及原本正史重爲整齊，關繫一朝大政者入別史；私家紀錄中多碎事者入雜史。」

其分類上的意義，在收錄可以與正史相輔相成的史籍，根據《四庫總目》正史類及別史類敘，可知「別史」包括：可供正史參考、可和正史互取證明、檢校同異者；性質類似正史，或書已不全而未被列爲正史者；或是刪改、增補正史之史籍。凡此種種，皆可以陳振孫「上不至於正史，下不至於雜史者」及《四庫總目》別史類敘：「其書皆足相輔，而其名則不可以並列。命曰別史，猶大宗之有別子云爾。」說明之。

「別史」是介於正史與雜史之間而較接近正史之史籍，因爲其主要意義在與正史相輔相成。然其與正史之別易，是因正史與別史之辨在主觀認定，一旦達成某種共識，或形成一種權威性，變化就不大，亦無太多爭議；正史與雜史之別難，是因別史源自雜史，雖然陳振孫提出「別史」後，別史與雜史有所分別，但雜史範圍較廣，凡可爲歷史之補充者均可涵蓋其中，所以別史與雜史較難界定。

《書目答問》和《四庫總目》種種不盡相同的分類方式，進一步說明了「類例既分，學術自明」的道理，我們亦可從其分類方式和收錄標準看出各個時代、各家學問的特色。就兩書分類與排序之依據看來，《書目答問》是依史籍之體例來排序，而《四庫總目》則依其成書先後來排序。兩者從收錄範圍、分類到排序均各有特色。比較兩書目別史類之異同，更爲容易讓人忽略的別史類，整理出一些分類的依據和原則，更清楚地看出別史類在史部之定位。

註釋

註1：參見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校點說明」；張之洞，「書目答問序」及「四庫全書總目總序」。

註2：《書目答問》史部包括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古史、別史、雜史、載記、傳記、詔令奏議、地理、政書、譜錄、金石、史評十四類；《四庫總目》史部則有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十五類。

註3：另參見鄭鶴聲，頁 94-95；蔣元卿，頁 131-135。

註4：鄭鶴聲，頁 20。

註5：王國良，頁 33-40；盧孝齊，頁 50-57；梁奮平，頁 37-40。

註6：王國良，頁 34；蔣元卿，頁 93。

註7：通考卷二十八「通志略」條中興四朝藝文志別史類。另參見喬衍琯，宋代書目考，頁 13-15, 175-1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註 8：《四庫全書總目》凡例：「東都事略之屬，不可入正史，而亦不可入雜史者，從宋志立別史一門。」另參見蔣元卿，頁 108-115。

註 9：蔣元卿，頁 115-116。

註 10：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別史類注語。另參見蔣元卿，頁 99-100。

註 11：梁啓超，頁 1-7。另參見鄭鶴聲，頁 179-185。

註 12：王錦貴，頁 264；張志哲，頁 324。「別史類對照表」，慶祝藍乾章教授七秩榮慶論文集（台北：文史哲，民 73）。

註 13：《書目答問補正》曰：「遼陽李鍇尚史七十卷，軒轅迄秦代，乾隆間稅道樓刻本，瀋陽新本未畢工。」

註 14：《書目答問》曰：「續後漢書四十七卷。宋蕭常。郝松年刻宜稼堂叢書本。又有郝經續後漢書，謝坐季漢書，陳陳相因，不錄。以下二書，爲訂正三國志、五代史體例而作。」

註 15：《四庫全書存目》別史類共三十六部史籍，包括：歷代帝王纂要譜括、蜀漢本末、十八史略、讀史備忘、天潢玉牒、宋史質、宋史新編、徵吾錄、史略詳註補遺大成、荒史、藏書、續藏書、函史、明書四十五卷、綵線貫明珠秋檠錄、明帝后紀略、邃古記、季漢書、晉史刪、南宋書、晉書別本、閱史約書、讀史圖纂、唐紀、書系、稽古編、識大錄、從龍譜、明書一百七十一卷、廿二史紀事提要、春秋紀傳、讀史津逮、季漢五志、半窗史略、晉記、遼大臣年表金大臣年表。其中晉書、宋史新編及南宋書三部與《書目答問》同入別史類。

註 16：《四庫全書》凡例：「論史主於示褒貶，然不得其事跡之本末，則褒貶何據而定？」又云：「文章德行，在孔門既已分科，兩擅厥長，代不一二。今所錄者，如龔詡、楊繼盛之文集，周宗建、黃道周之經解，則論人而不論其書。耿南仲之說易，吳幵之評詩，則論書而不論其人，凡茲之類，略示變通，一則表章之公，一則節取之義也。」

註 17：李慈銘，頁 301。

註 18：參見清．昭槤「明史稿」《嘯亭續錄》，卷 3，頁 437。

註 19：張之洞，頁 122-123；李慈銘，頁 346, 349。

「疎謬愈出，至敘次之沿冗，文辭之鄙淺，更不必言，四庫不收此書，有以也。」

註 20：《南宋書》序云：「患宋史之冗長，故取南度以後事蹟，刪繁就簡，別成一書。」《四庫全書》別史類存目跋：「宋及明，皆帝王之正傳，其郭倫晉記，何維騏宋史新編，鄧元錫傳維麟明書，亦均一代之紀傳。」

註 21：周中孚，頁 101。

註 22：同註 21。

註 23：《四庫全書目提要》別史類存目：「是編以宋史繁冗，故爲刪薙，然所刊削者，不過奏疏及所歷官階而已，別無事增文省之處，亦不見翦裁鎔鑄之功，又去姦臣叛臣之例，仍列於眾人之中，.....至所增鄭思肖數人列傳，亦疏略不詳。」

註 24：「古史」一類源自隋書經籍志，至新、舊唐書改稱「編年」。

註 25：《四庫全書》別史類敘：「逸周書、路史之類，則互取證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註 26：胡玉縉，頁 115。

《春秋別典》自序：「嘗閱往牒，見春秋君臣往跡不下千事，散見百家，皆三氏所未錄，間或徵掇其端而未究其緒，存其半而不採其全，囚不自度，略仿左例，分十二公以統其世，稽三傳人名以繫其事，凡十五卷。」書末其弟薛虞賓曰：「先仲氏輯春秋別典，未脫　而不幸下世，不無挂甲漏乙年代倒置之病，故特廣閱博搜，參互考訂，世懸者更，數殊者析，刪其繁複者十一，苴其闕略者十三。」

註 27：王國良，頁 35。

註 28：柴德賡，頁 276-281。通考經籍考收於「故事類」；宋史藝文志收於「別史類」。

註 29：余嘉錫，頁 272。

註 30：張之洞在《書目答問》略例中提到：「諸生好學者，來問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爲善？？舉既嫌挂漏，志趣學業，亦各不同，因錄此以告初學。.....凡無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殽雜者不錄，古書爲今書所包括者不錄，注釋淺陋者、妄人刪改者、編刻謬者不錄，古人書已無傳本、今人書尚未刊行者不錄，舊槧舊鈔偶一有之、無從購求者不錄。」《書目答問》史部註云：「此類若古史、及宋以前雜史、雜地志，多在通行諸叢書內，此舉善本，若諸本相等，舉易得者。」

註 31：鄭鶴聲，頁 19。

參考書目

1. （清）張之洞撰、（清）范希曾補正。書目答問補正。台北：漢京文化，民國 73 年。
2. 王緜。書目答問補正索引。香港：崇基，1969。
3. （清）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台北：商務，民國 72 年。
4. 邵章綾錄、邵友誠重編。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標注。台北：世界，民國 56 年。
5. （清）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台北：商務，民國 72 年。
6. （清）謝啓昆。西魏書。台北：藝文，民國 53 年。
7. （清）陳鱣。續唐書。台北：藝文，民國 53 年。
8. （清）周濟。晉略。北京：北京，2000；四庫未收書輯刊第貳輯。
9. 楊立誠。四庫目略。台北：中華，民國 59 年。
10. 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目錄。台北：木鐸，民國 70 年，頁 112-116。
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目錄索引。台南，莊嚴，1997。
12. 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台北：藝文，1965，頁 235-275。
13. 張舜徽。四庫提要敘疏。台北：學生，民國 91 年，頁 82-85。
14. 葉德輝。郋園讀書志。台北：明文，民國 79 年，頁 426-427。
15.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2001，頁 125。
16. 李慈銘、楊家駱主編。越縵堂讀書記上。台北：世界，民國 50 年。
17.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北京：中華，1993，頁 98-103，422-423。
18. 傅榮賢。中國古代圖書分類學研究。台北市：臺灣學生，19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 蔣元卿。中國圖書分類之沿革。台北：中華，民國 55 年。
20. 鄭鶴聲。中國史部目錄學。台北：商務，民國 55 年。
21. 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目錄編。山東：齊魯書社，1999。
22. 張志哲。中國史籍概論。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頁 50-52，324-325，380-381。
23. 王靜芝、蔡興清。國學導讀。台北：輔仁大學文學院，民國 84 年，頁 87-146。
24. 柴德賡。史籍舉要。台北：漢京，民 74，頁 276-281。
25. 高路明。古籍目錄與中國古代學術研究。江蘇省：古籍出版社，2000。
26. 王錦貴。中國歷史文獻目錄學。北京：北京大學，2001。
27. 梁啓超。「新史學－中國之舊史」。飲冰室文集，（台北：幼獅，民國 53 年，頁 1-7。
28. 王國良。「書目答問與四庫全書總目雜史類分類之比較」，圖書與圖書館 3 輯（民國 66 年 4 月）：頁 33-40。
29. 盧孝齊。「試論《四庫全書》與《書目答問》政書類分類及歸類互異之因」。圖書館學刊（輔大）6 期（民國 66 年 6 月）：頁 50-57。
30. 盧荷生。「史部類例考述」。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 23 期（民國 83 年 6 月）：頁 1-16。
31. 梁奮平。「《書目答問》與《四庫提要》小學類分類之商榷」。圖書館學刊（輔大）5 期（民國 65 年 6 月）：頁 37-40。
32. 呂春嬌。「中國四部分類法的淵源與發展概述」。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68 期（2002 年 6 月）：頁 106-124。
33. 楊曉雲。「《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分類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0 年。
34. 沈寶環等著。慶祝藍乾章教授七秩榮慶論文集。台北：文史哲，民國 73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